



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三

細奸是詐

程小壽編譯

廣益書局繪

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三

誰是奸細

一冊

定價四元

函購另加郵費



編譯者

程小青

出版者

廣益書局

發行人

劉季康

發行所

廣益書局

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

上海福州路三三八號

誰是奸細

(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三)

目次

一	誰是奸細	一
二	藍鑽石	二一
三	一杯酒	四九
四	不祥之花	七〇
五	僥倖的自由	九八
六	心刑	一〇八



誰是奸細

(短篇偵探小說選之三)

林納甲很不耐煩地舉起一隻手來，把惠廉姆的雪茄上透出來的烟縷扇了幾扇。他皺着眉頭，說：「佛杜里來得遲了，差不多已經遲了十五分鐘。我最不喜歡這樣子。」

他旁邊的另一個戴眼鏡的白勞第改正他的說話。「他是約定在十二點鐘來的。不過在這一間房裏實在太覺得冷了。」他說着，伸足將壁爐面前的煤塊踢了一下。

誰是奸細

「而我們在這樣晚的時候還生着火，看屋子的人也許要干涉呢。但是佛杜里叫我們在這個冷淒淒的地方約會，真是太掃興。」林納甲又舉起一隻手，低聲道：「靜一些。我彷彿聽得他在上來了。」

白勞第聽了，便把脚跟抵住在煤塊上面。禿髮的惠廉姆也旋轉頭去，向室門望着，他的雪茄仍啣在嘴脣邊。林納甲的右手仍高舉着不動，分明都在靜候外面人的

動靜。

這三個人是在一所大廈的最高一層。那裏本來是一間商業辦公室，室門外還標着「白勞第公司」的牌子。室的中央放着一隻長方的寫字桌，兩旁有三隻椅子。室的一隅另有一隻狹長的桌子和一架舊式的複印機。牆壁上有一隻電話箱。從窗口外望，下面是一個方場。這時候時候既晚，下面方場上已完全沒有燈光，黑越越地像一口沒底的深井。大廈的下面三層本來也都是商業辦公處，但是這時候除了守屋的夫婦二人以外，再沒有第三個人。故而除了這最高一層以外，全屋子都靜寂無聲。

三個人靜聽了一回，惠廉姆首先開

口。

他說：「林納甲，你的話不錯。我果真聽得石梯上有腳步聲音。唔，那一定是佛杜里來了。」

其餘兩個人都暗暗地點點頭，似乎表示他們也聽得有人上樓的聲音。

一回，室門開處，走進一個人來。這第四個人先向室中的三個人瞧了一瞧，便點點頭。

「很好，我們都在這裏了。我因着一件事耽擱，已經遲了幾分鐘哩。」

佛杜里說這話時並沒有道歉的口氣。

其實任何人一瞧他的狀貌，便知道他是一個剛愎倔強的人，任何事他決不會向人道



他粗的指按上手。面上的前三眼都炯炯地着。
他那大就在槍面他前三眼都炯炯地着。

歉。他的廣闊的肩膊上雨水淋漓，硬呢的帽邊上面也綴着晶瑩的雨珠。他將帽子除下了，用力在地板上灑了一灑。他又說：「外邊的雨下得很大，真不容易走呢。」

三個人都不答話，祇向他呆呆地瞧着。佛杜里脫下了溼透了的的外褂，移過那一隻狹長的桌子，放在壁爐和寫字桌的中間。他自己就騎

跨在桌子上。

他說道：「喂，我們不如坐得靠近些，不但大家可以感到溫暖，會議時談話的聲音也可以比較地低一些。來，我們坐攏來罷。」

林納甲答道：「這又何必？這屋子裏除了看屋子夫妻倆以外，別的租戶們早已散去了。我們還怕什麼人偷聽嗎？」

他說完了話，把眼睛霎了幾霎。這原是林納甲的平常的習慣，說話後往往如此。白勞第將他的鼻子上的眼鏡取下來，掏出一塊手巾，抹擦眼鏡的玻璃。

他問道：「佛杜里，你帶來了什麼好消息呀？」

惠廉姆咬着他的雪茄，插口說：「好或壞我雖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佛杜里一定已經得到什麼消息了。」

佛杜里點點頭。「正是，我當真已經得到一種消息。我們大概都明白，我們在這裏假託着經營商業的名義，目的無非要弄到克拉浦公爵夫人的鑽石。我們知道克拉浦公爵是個大地主，而且是個苛刻橫暴的惡地主。他的財富都是像我們一般的平民們的汗血的累積。像這樣的人恰好是我們所要懲罰的對象。現在我們確切知道，明天晚上公爵夫人要到大第街的跳舞會裏去。那時伊所有的珍寶當然完全要佩戴的。我們已經預定了一個計劃，一面假造一

個電報，謊說有緊急的事情，使伊立刻離會，一面將伊的汽車弄壞了，以便伊雇用我們所預備的車子，自己投進我們的網裏來。這種種計劃和設備，我固然盡了不少力，但是造意的人却是史克斯。他的頭腦最敏銳，設想籌劃，誰也及不上他。他真不愧做我們的首領。」他停一停，抹抹他的沾雨的頸項。「現在我們四個人既然會集在一處，應得先彼此接洽一下，免得臨到動手的時候，發生了什麼差池，壞我們的大事。」

林納甲同意說：「佛杜里，你說得不錯。」他又霎一霎眼睛。

惠廉姆說：「但是在你沒有到來以前

，我們已經談過好一回，一切好像都沒有破綻。」

佛杜里將身子仰靠着椅背，脣角上露出一種猶笑。「好像？唉，這『好像』兩個字，你用得非常確當。其實我們的計劃已經發生了一條隙縫，隨時有爆裂的可能。你們大概還不知道罷？」

這時候室中忽然靜寂起來。大家張着驚愕的眼睛，向佛杜里注視着，分明都知道他所說的爆裂究竟是指什麼說的。

佛杜里摸出了一張紙條，繼續說道：「這是一封符號的祕信，就是史克斯寫給我的。白勞第，你先瞧一遍，然後再傳過去給他們瞧。」

白勞第將紙條接過了，不到一分鐘工夫，他已領會了信中的意義。

他作咀咒聲道：「哎喲！不好了！」這時候佛杜里仰靠着椅背，他的灼灼如刺的目光瞧着白勞第，好似要穿透他的心窩。

他緩緩地說：「你把這信傳給林納甲罷。」

白勞第依了佛杜里的話，又把他的眼鏡取下來，用力地磨擦。林納甲將那封秘密信默念了一遍，突的擡起頭來，詫異地瞧着佛杜里。佛杜里也在偷眼瞧他，恰像他剛才瞧白勞第的一般。

林納甲板着面孔，說：「這是誤會的

。我敢宣誓，一定沒有這一回事。」

佛杜里不答，但低聲說：「惠廉姆，現在輪到你了。」他說時又把他的閃爍的眼睛移射在這第三個人身上。

惠廉姆接過了祕信，在信紙上瞟了一眼，他的面頰上頓時顯呈一種怒容。他的右手忽然緊握了拳頭，似乎要擊碎他面前的書桌，接着他放開了手，勉強緩和了些。

他說：「我想史克斯既然這樣說，這一定是實在的了。」他將口中的雪茄取下，把烟端咬殘的烟葉摘去了一些。

佛杜里把他的手臂靠在寫字桌上，鄭重地說：「這封信在半點鐘前從史克斯那

裏寄給我的。我們對於信中的語意大概總都明瞭了。據史克斯說，我們中間有一個人已經到警署中去告密。這祕信中雖沒有說明是那一個，也沒有告訴我們他是怎樣得信的，但是他確信這件事並不虛誕。我們都知道史克斯說話最謹慎，他如果沒有確實情報，決不肯隨便亂說。所以他急急地讓我們知道，以便我們可以有一個相當的準備。他一面正在那裏繼續調查叛徒的真相，我們不久總可以明白。這一着充分顯出史克斯的警機和謹慎，我們都應當感激他。」他再度抹一抹他的頭頸。「簡明些說，我們這四個人中間，三個人的性命已經臨到十二分危險的境地。所以我們在

實行我們所定的計劃以前，不能不先解決我們的本身問題。這問題要是不澈底解決，不但我們的計劃免不掉失敗，連我們的性命也不免要送進虎口去。朋友們，現在就在這一間室中，我們應得先鏟除這一個禍根，然後再打算別的計劃。你們都明白了沒有？」

白勞第點頭道：「再明白沒有了。」他又將眼鏡除下來。

林納甲附和說：「不錯，這一着果真應當提前解決。」他說了這一句，又不住地霎他的眼睛。

惠廉姆也說：「佛烈里，就請你想一個解決方法罷。」

佛杜里緊閉着嘴脣。他的眼光在三個人的臉上默默地端相。

一回，他緩緩地說：「這件事不是容易解決的，而且解決起來也很可怕。須知我們並肩坐着的四個人中間，有一個人已經歸附了官警。他是不是爲着錢，或是想討好那個吸血的惡霸，企圖得到某種利益，或是爲着自己卸罪地步，我們雖不知道，但是他的不信不義的賣友舉動已是顯然無疑了。不過這個奸細究竟是誰？林納甲，可就是你？」

「不是！不是！」林納甲忙着搖頭。佛杜里側過些臉。「惠廉姆，是不是你？」

惠廉姆答道：「不！不是！我怎麼肯做奸細？」

佛杜里又問：「那末，白勞第，不就是你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我決不願爲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出賣朋友！」他又在擦眼鏡了。

佛杜里坐直些，繼續道：「現在還有我自己了，我想你們都信得過我。如果我是奸細，我當然不會把這件事向你們說明。你們都贊成嗎？」

「不錯，這句話很近情理。」林納甲首先表示。

惠廉姆說：「論情，你應當嚴守秘密，決不會這樣子自己暴露自己。」

白勞第也附和道：「佛杜里，你當然沒有嫌疑。」

佛杜里點點頭。「這樣很好。現在祇有你們三個人了。可是要從三個人中尋出那個奸細，還算不得怎樣容易，我有一個志願，我敢說你們一定也同樣有。我們從那班狠心的剝削傢伙身上弄錢，良心上並無不安，但是在法律上是無可逃罪的。現在有一個人，外貌上雖是同志，暗底裏却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出賣朋友，那簡直太卑鄙可惡。所以我們假使查明了那個人，當然要在他身上復仇，決不讓他從這一間室中走出去。他向警察們告密的情形怎麼樣，我們雖不知道，但是我們要挽救目前的

局勢，不能不先將他滅口。所以我以爲我們應得立刻把那個奸細查明白，再將一粒槍彈送進他的心窩裏去，然後從窗口裏丟他下去。你們可同意嗎？」

三個人果然都點頭贊成，但是沒有人說話。

佛杜里又說：「我說了這一番話，你們不是都以爲這一來使那個奸細有了防備嗎？這也事實上免不掉的。情勢既然非常危急了，我們不能不迅速解決，我自然不能再顧忌什麼。現在好在我們四個人都在這裏。如果沒有結局，無論今夜全夜，或是延長到明天一天，誰也不能出這室門一步！」

佛杜里隨手在衣袋中摸出一支長管子的手槍，放在桌子上。他那粗大的手指就按在手槍上面。他面前的三對眼睛都炯炯地瞧着他。他們又瞧瞧那可怖的東西，似乎防他馬上會有什麼暴烈的舉動。

室中靜止了好一回。三個人仍呆木木地瞧着他，沒有一個開口。靜寂中但聽得外面雨聲淅淅，好像越落越大了。過了一回，惠廉姆最先發問。

他說：「佛杜里，你究竟有成竹嗎？」佛杜里反問道：「你有什麼意思？」惠廉姆說：「你既要解決這一個疑問，是不是另有什麼更切近的線索？」

「沒有。我所知道的，就是這一封史

克斯給我的祕信。」

「那末，你又從那一方面着手呢？」

「我不妨一個一個挨次地查問。惠廉姆，我就先問問你。你可曾賣掉我們？你可就是我們中間的奸細？不過論你的情形，你也儘有辯白的餘地。你對於監牢的風味本是經歷過兩年的。」

白勞第插口說：「你以為這一點就可以做他的辯白根據嗎？」

佛杜里答道：「是。我覺得如此。」林納甲也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佛杜里說：「凡有過監獄的經驗的人，比較沒有被警察捉住過的人的膽子大一些。並且警察們對於曾經判罪的人也勢必

另眼相看，決不會輕意聽信他的說話。所以這樣的人去自首告密，事實上似乎比較地困難些。林納甲，現在要輪到你了。」

林納甲霎了幾霎眼睛，低着頭說：「很好。你說罷。」

佛杜里說道：「林納甲，你也是不容易使人懷疑的。因為我知道一個人受過高等教育，又在交際社會上很有些聲譽，這個人決不肯輕自和警察們接近。因為他雖想賣了同伴，卸除他自己的罪，但是無論如何，他總不能夠完全沒有罪。假使他給判了一個月的罪，或是祇受一天的拘禁，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一樣是要完全消滅的。林納甲，你就是這一等人。若使你當真有

什麼賣友的舉動，那你簡直自己害自己。所以我料想你不曾得如此愚昧。」

白勞第又取下了眼鏡，接嘴道：「那末，你瞧我怎麼樣？我既然沒有進過監牢，也不在交際社會中出進。我不是比他們倆更可疑些嗎？」

佛杜里向他瞧一瞧，作沉着聲道：「這也未必。我知道你已經娶了妻子，還有幾個孩子。不但如此，除了史克斯以外，要算你最富思想。那末，你怎麼肯自投羅網，幹這種卑賤的勾當？」

白勞第勉強點點頭，含着笑容說：「是的。我敢宣誓，我決不幹這樣的事。」

「我們都可以宣誓。」惠廉姆又將他

的雪茄從嘴邊拿下來。

林納甲說：「瞧這情形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仍舊絲毫沒有進步。除非——」他說了半句，忽而停頓了。

佛杜里急忙問道：「除非什麼？」

林納甲答道：「你想除了我們四個人以外，我們應當不應當把史克斯也算在裏面？」

佛杜里輕蔑地搖搖頭。「你這話太沒有意識。論史克斯的地位，和我所處的相同。如果他有叛賣我們的意思，他怎麼還要寫信來儆戒我們？」

惠廉姆又將雪茄烟葉撕去了一片。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想不出究竟——」

「不要響！聽！」

佛杜里忽而舉起了一隻手，低聲喝令。其餘三個人一聽得這個命令，立刻凝神屏息地聽，彷彿變成了石像。約模過了半分鐘，不見什麼動靜。緊張空氣鬆弛了些。

白勞第現着灰白的臉色，問道：「佛杜里，你可是聽得什麼？」

佛杜里仍遏制着聲音，答道：「我聽得外面有一個人。」

話剛才出口，室門上突然有拳擊聲音。但當佛杜里最後進來的時候，已經把室門上的鎖鎖上，故而門還沒有給推開來。

林納甲喘息說：「太遲了！那個奸細

大約早有準備，我們此刻已經落在他的陷阱裏了！」

蓬！……蓬！……

門上的叩擊聲音重新發作，而且比先前的更加重。大家都面面相覷地發楞。白勞第的臉色越發慘變了。

他期期地說：「一定——一定是警察來了！誰——誰去開門呀？」

「慢！」佛杜里輕輕喝了一聲，陡的立起身來。他又厲聲說：「你們大家坐着！如果來的人是警察，那奸細勢必要先去開門接應，以便得他們的保護。不行！我不許他這樣子！我要揀選一個人去開門。」於是他的電炬似的目光在三個人的臉

上挨次地閃爍，却不即開口。三個同伴也都忍住了呼吸。

叩門的聲音却越來越響了。

佛杜里忽然用手指指着惠廉姆。「你！你去開門！」

惠廉姆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氣。他放下雪茄，離了座位，慢慢地走過去。到了門邊，他伸手旋那鎖孔中的鑰匙。

一回，室門開了。白勞第不禁首先格格地笑了出來。原來門外的來客就是那個守屋的男人。

那人作不安聲道：「先生們，對不起。我以為你們都早走了。後來我聽得有些聲音，所以上樓來瞧一瞧。」

佛杜里也抹抹額角，吐出一口氣。「我們還要在這裏耽擱一刻哩。你放心。」

看屋人說：「我正要收集煤桶，把煤裝好了，預備明天用。你們的煤如果已經用完了，也讓我帶了下去罷。」

佛杜里應道：「也好。不過你下去以後，不要再來打擾我們。」

守屋人答應了，提了煤桶走出去。惠廉姆回了原座。佛杜里重新將門鎖好。

他微笑地說：「還好。我們祇受了一次虛驚。來，我們繼續討論罷。」他重新騎跨在桌子上面。林納甲的神經似乎已起了異象，有些支撐不住。

他趕議說：「我願意這件事趕快了結。」

。我們總不能當真整夜地留在這裏。」

佛杜里堅決地回答。「我們在沒有尋出那個奸細和他葬送在黑暗中以前，誰也不能夠從這裏出去。你們忍耐些。我覺得我一定可以把那個人查出來！」

惠廉姆說：「可是你已經費了好一回工夫。你還有什麼方法查究呢？」

「是的。我已經用過好一回腦子，你們也得想想法子。現在你們大家都用一些腦力。究竟誰是奸細？」佛杜里說着，把那支長管子的手槍拿在手中，似乎估一估它的輕重。他又說：「我再說一句。這手槍中的彈子，今晚上少不得要奉敬一粒給我們中間的一個人。現在這室門的鑰匙已